

谈艺录

《鹤之爱》：讲好美丽的中国故事

□杜波

优秀的文艺作品对于地域之美、原乡之韵的建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中国音乐剧经历了多年的艰苦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因其有承载着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而格外醒目，更因其独特的东方文化底蕴彰显至美至真的舞台表现力而赢得人们的喜爱。

《鹤之爱》这部原创作品，是李罡担纲编剧、导演、作词、作曲创作的一部文化寻根、献给故乡白城的一首深情赞歌。李罡表示：“音乐剧是一种现代国际艺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艺术家要用中国式的当代语言方式去讲好中国故事。《鹤之爱》在整个创作上力求中国故事、国际表达，让中国传奇故事走向国际，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东方文化盛宴。”

这部音乐剧引起不同凡响的同时，也带给了观众很多惊喜，我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与我们日益增强的文化自信、文化追求不谋而合，所以能够引起观众的共鸣。二是音乐剧的艺术元素在舞台上的完整呈现。这部剧以国宝文物为线索，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事实、神话传说，比如“捺钵”文化，还有国宝文物“八角铜镜”包括萧太后河、广安门在内的辽代遗址等等。作为“捺钵”历史文化之一的白城大安，辽金文化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那里江河纵横、湿地环绕，水草丰美，两百余种禽鸟每年在这里迁徙繁衍，与人类和谐共生。历史上曾有四朝皇帝来此进行春“捺钵”，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生态传奇，万物讴歌。音乐剧《鹤之爱》通过富于奇幻色彩的浪漫演绎，讲述了新王在登基之前需要沿着先王的“捺钵”之路历练。太子安在行至月亮湖畔时遭遇狂风巨浪，被化身白鹤的塔娜公主营救，两人从此坠入爱河。灰鹤首领慕斯滥杀生灵，为了夺取象征大辽权位的八角铜镜，命女儿乌拉去迷惑耶律大安……一幅关于万物共生的传奇画卷，一段关于人、鹤两族之间的爱恨纠葛，展现了灿烂独特的“捺钵”文化。李罡导演的创作，通过一段跨越人鹤两族的旷世之爱，表达了该剧“生态立剧、和谐命题”的创作初心。



剧中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成功的亮点。比如历经风雨有情有义、有担当的耶律大安，比如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情，以白鹤的身份守护自然众生的塔娜公主，还有大辽国的守护神图登大人，化去全身修为、随女而去的魔王慕斯，通过爱扶正了邪念、深明了正义的乌拉公主，差点酿成国破家亡大祸的太后，开启正义守护神职责的八角铜镜等等，人物塑造鲜明而真切……在神话与平凡中，真实的、有烟火气的唱词拉近了演员与人物表达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观众与人物的观赏距离。

创意之奇，以既成元素熔铸音乐剧框架，以多元音乐风格谱写辽代浪漫诗篇。《鹤之爱》的音乐创作，有民族特色，不仅找到本土化的节拍，还展现了中国音乐的独特美丽，更展现出中国原创音乐剧应具有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同频共振。

《鹤之爱》的音乐之美，如如歌旋律咏叹温暖的人性。音乐，作为剧中的灵魂，像是一个充满浪漫诗意的讲述者，在旋律兼华丽流畅又体现了朴素率真，音乐整体节奏变化多端、扣人心弦，音乐风格多元迥异、别具一格。通过多种音乐风格的灵活运用，“与歌剧的传统艺术形式不同，音乐剧用流行音乐作为艺术语言与观众交流，偏向大众娱乐。”以更接地气、与观众半互动的模式走进观众的视野，观众的每一次掌声、每一次喝彩、每一次泪流都能时刻感染着舞台、鞭策着演员。而演员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李罡创作音乐中的每一个细节，给予准确的表达与诠释，将剧情衔接、递进、深入、渗透、升华，将剧中鲜活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成功塑造，与剧情完美地融合。

在剧中，作曲家的音乐戏剧性思维力与掌控整体音乐抑扬顿挫的强弱是这场剧的关键因素。《鹤之爱》的音乐创作很好地运用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乐器编制，既有音乐伴奏的对白也有悄然无声的心灵对话，合唱、对唱、独唱都遵循音乐戏剧的结构规律。用多元的音乐风格展示音乐“高雅、精致、华丽”之美，注重作曲技巧和演唱技巧的展示，使其具有旋律复杂、音乐宽广、节奏变化自由丰富的特征，同时也采用通俗、粗犷、雄浑、质朴的多维音乐质感，体现出音乐剧的丰富多彩。全剧24首歌曲的表现力与剧情发展丝丝相扣、相得益彰。

《鹤之爱》的诗意、唯美不止于一种美学呈现，其所生发之处在于编剧、导演所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其视觉风格把中国传统的写意美学、中性舞台、写意布景的设计风格融入现实主义的基底之中，体现出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巧妙，将观众引领至戏中的情境。从色彩上来看，无论是舞台设计还是服装设计，主要突出的色调是白色、红色、蓝色、绿色，这四种颜色显然同主体紧密相连，具有了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以色彩本身隐喻地构筑了《鹤之爱》的基本风格。

在舞美设计上，创作团队对契丹文化进行考察，对其文化符号中的重要元素进行加工。选取了代表契丹文化的重要文物“八角铜镜”作为舞美视觉支点，构成剧中视觉中心形象。舞台上的空让人感受到演员能量的满，注视着演员的神情状态，聆听萦绕于空间中的字句。凝练独特视觉 创造奇幻“捺钵”盛景。如果说，音乐串联起该剧的主体，那么舞蹈便是这部剧的核心。音乐剧普遍比歌剧有更多舞蹈的成分，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艺术表现力最为抢眼的就是舞蹈。演员如同音符，穿梭在舞台的五线谱之上。在舞美、道具方面，该剧通过对契丹文化的考察研究，提取了几个重要元素进行艺术加工，传达具有独特辨识度的契丹文化符号，打造一派奇幻、浪漫的“捺钵”盛景。该剧在服装方面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服装造型对于人物塑造、剧情推动的功能。例如祭祀场面、辽宫夜宴、各部落逃妃场面等，都通过服装鲜明的色彩、风格加以突出，创造了一幅穿越现实与奇幻之间的绚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千姿百态的鹤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尤其闪亮的是以鹤服装扮的角色，白鹤、灰鹤、丹顶鹤……在序幕和尾声中，30多种鹤类在舞台上齐舞，千姿百态，造型抢眼，奇幻美丽。

李罡导演作为吉林白城人，从小受到嫩江湾这片草原湿地的浸润，离开故乡扎根在北京的他，在四十年后重新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时，那横亘在前面的辽代遗址、遗迹、文物，仿佛都从历史中跃然而出，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最初素材。而白鹤，作为吉祥圣洁之物，又是白城市的象征，为这部奇幻音乐剧提供了最好的创作依托。宋徽宗《瑞鹤图》中那鹤舞蓝天的盛景，提供了中华写意之美的想象空间。李罡表示，他也想借此传播“要以万物共生的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生灵”的生态文化，将中国故事编织进历史和现实故事版图，做好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这部剧以国宝文物为线索，不仅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事实、神话传说，比如“捺钵”文化，还有国宝文物“八角铜镜”包括萧太后河、广安门在内的辽代遗址等等。作为“捺钵”历史文化之一的白城大安，辽金文化早已成为历史记忆的一部分，那里江河纵横、湿地环绕，水草丰美，两百余种禽鸟每年在这里迁徙繁衍，与人类和谐共生。历史上曾有四朝皇帝来此进行春“捺钵”，留下了无数动人的传说。

剧中人物的塑造也是非常成功的亮点。比如历经风雨有情有义、有担当的耶律大安，比如愿意牺牲自己的爱情，以白鹤的身份守护自然众生的塔娜公主，还有大辽国的守护神图登大人，化去全身修为、随女而去的魔王慕斯，通过爱扶正了邪念、深明了正义的乌拉公主，差点酿成国破家亡大祸的太后，开启正义守护神职责的八角铜镜等等，人物塑造鲜明而真切……在神话与平凡中，真实的、有烟火气的唱词拉近了演员与人物表达距离的同时，也拉近了观众与人物的观赏距离。

创意之奇，以既成元素熔铸音乐剧框架，以多元音乐风格谱写辽代浪漫诗篇。《鹤之爱》的音乐创作，有民族特色，不仅找到本土化的节拍，还展现了中国音乐的独特美丽，更展现出中国原创音乐剧应具有的民族化与国际化同频共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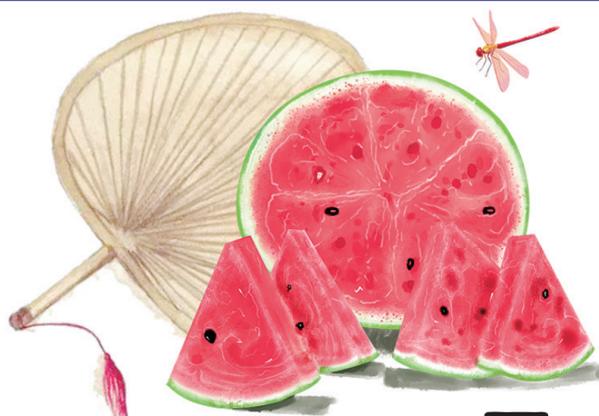
《鹤之爱》的音乐之美，如如歌旋律咏叹温暖的人性。音乐，作为剧中的灵魂，像是一个充满浪漫诗意的讲述者，在旋律兼华丽流畅又体现了朴素率真，音乐整体节奏变化多端、扣人心弦，音乐风格多元迥异、别具一格。通过多种音乐风格的灵活运用，“与歌剧的传统艺术形式不同，音乐剧用流行音乐作为艺术语言与观众交流，偏向大众娱乐。”以更接地气、与观众半互动的模式走进观众的视野，观众的每一次掌声、每一次喝彩、每一次泪流都能时刻感染着舞台、鞭策着演员。而演员通过肢体语言，来表现李罡创作音乐中的每一个细节，给予准确的表达与诠释，将剧情衔接、递进、深入、渗透、升华，将剧中鲜活的、鲜明的人物形象成功塑造，与剧情完美地融合。

在剧中，作曲家的音乐戏剧性思维力与掌控整体音乐抑扬顿挫的强弱是这场剧的关键因素。《鹤之爱》的音乐创作很好地运用了一些不同类型的流行音乐以及流行音乐的乐器编制，既有音乐伴奏的对白也有悄然无声的心灵对话，合唱、对唱、独唱都遵循音乐戏剧的结构规律。用多元的音乐风格展示音乐“高雅、精致、华丽”之美，注重作曲技巧和演唱技巧的展示，使其具有旋律复杂、音乐宽广、节奏变化自由丰富的特征，同时也采用通俗、粗犷、雄浑、质朴的多维音乐质感，体现出音乐剧的丰富多彩。全剧24首歌曲的表现力与剧情发展丝丝相扣、相得益彰。

《鹤之爱》的诗意、唯美不止于一种美学呈现，其所生发之处在于编剧、导演所具有的人文主义精神，其视觉风格把中国传统的写意美学、中性舞台、写意布景的设计风格融入现实主义的基底之中，体现出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巧妙，将观众引领至戏中的情境。从色彩上来看，无论是舞台设计还是服装设计，主要突出的色调是白色、红色、蓝色、绿色，这四种颜色显然同主体紧密相连，具有了隐喻和象征的意味，以色彩本身隐喻地构筑了《鹤之爱》的基本风格。

在舞美设计上，创作团队对契丹文化进行考察，对其文化符号中的重要元素进行加工。选取了代表契丹文化的重要文物“八角铜镜”作为舞美视觉支点，构成剧中视觉中心形象。舞台上的空让人感受到演员能量的满，注视着演员的神情状态，聆听萦绕于空间中的字句。凝练独特视觉 创造奇幻“捺钵”盛景。如果说，音乐串联起该剧的主体，那么舞蹈便是这部剧的核心。音乐剧普遍比歌剧有更多舞蹈的成分，在这部剧中我们看到艺术表现力最为抢眼的就是舞蹈。演员如同音符，穿梭在舞台的五线谱之上。在舞美、道具方面，该剧通过对契丹文化的考察研究，提取了几个重要元素进行艺术加工，传达具有独特辨识度的契丹文化符号，打造一派奇幻、浪漫的“捺钵”盛景。该剧在服装方面也最大限度地发挥了服装造型对于人物塑造、剧情推动的功能。例如祭祀场面、辽宫夜宴、各部落逃妃场面等，都通过服装鲜明的色彩、风格加以突出，创造了一幅穿越现实与奇幻之间的绚丽画卷。值得一提的是，千姿百态的鹤成为该剧的一大亮点。尤其闪亮的是以鹤服装扮的角色，白鹤、灰鹤、丹顶鹤……在序幕和尾声中，30多种鹤类在舞台上齐舞，千姿百态，造型抢眼，奇幻美丽。

李罡导演作为吉林白城人，从小受到嫩江湾这片草原湿地的浸润，离开故乡扎根在北京的他，在四十年后重新踏上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时，那横亘在前面的辽代遗址、遗迹、文物，仿佛都从历史中跃然而出，为他提供了创作的最初素材。而白鹤，作为吉祥圣洁之物，又是白城市的象征，为这部奇幻音乐剧提供了最好的创作依托。宋徽宗《瑞鹤图》中那鹤舞蓝天的盛景，提供了中华写意之美的想象空间。李罡表示，他也想借此传播“要以万物共生的仁爱之心对待所有生灵”的生态文化，将中国故事编织进历史和现实故事版图，做好中国故事的“国际表达”。



西瓜是夏天的

□刘云燕

夏天，酷暑难耐之时，手捧一块冰镇的西瓜大快朵颐，甜蜜的汁水浸润着身心，神清气爽，不禁大呼：西瓜绝对是夏天的解暑神器。

想起吃西瓜，必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少年闰土》，想起那海边那片西瓜地。“夜，静悄悄的。月光中挂着一轮金黄的、盘子大小的圆月，下面是一片沙地，这沙地临海，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又大又圆的西瓜。西瓜地里有几个忽闪忽闪的人影，仔细一看，原来是个十一二岁的少年，他颈上套着一个银项圈，手握一柄钢叉，警惕地走来走去。忽然，西瓜地里传出一阵微弱的‘沙沙’声，那少年立刻迈着轻轻脚步向声音发出的地方走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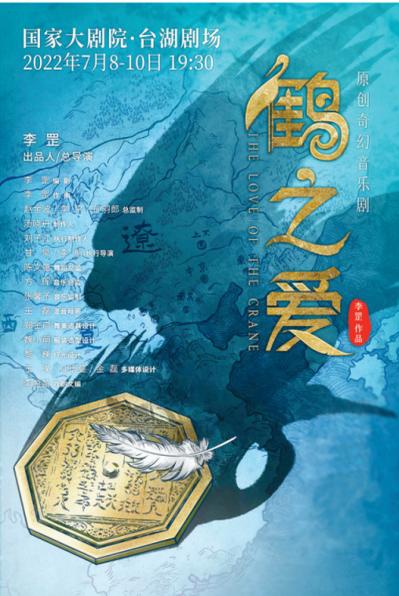
在作者传神的描述中，那个手拿钢叉，颈上套着银项圈的孩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在多年后，走到鲁迅先生的家乡时，仿佛依然还在寻找着少年闰土的模样。

说起西瓜，人们打趣说，夏天炎热，一定要找一个会挑西瓜的在一起。每次买西瓜，我必然假装行家式的，东拍拍，西拍拍，听听声音，其实根本听不出个所以然来。拍得时间久了，卖瓜的人就会自然走过来，帮你挑一个看上去模样还不错的西瓜。待小刀下去，扎一个小口出来，果然又沙又甜，心满意足。后来，我干脆只买现切出来的瓜，就像是开出的“翡翠原石”，好坏一目了然。为了吃西瓜，家里还专门备了一把“西瓜刀”，严禁用它来切诸如葱姜蒜之类的东西，甜蜜的西瓜，是不需要这种“调料”的。

如果说吃西瓜最惬意的地方，我最心仪泉城。走在泉城的老街老巷里，开阔处，有一池泉水，鱼儿摇曳其间，天光云影中，睡莲依依，垂柳摇曳，一切都呈现着最自然舒适的状态。老济南人，喜欢古朴和厚重，漆黑色的大门内，一座漂亮的影壁墙，到处古香古色。如果仅有这样，似乎还不够，古城里到处可见泉眼，你走累了，随意地打上泉水来，喝一口，又甘又甜。如果你想吃个西瓜，当地人就告诉你到院子里的泉眼去挑。原来，西瓜就泡在清澈的泉水里，你随意捞一个上来，满口清凉，泉水就是天然的“冰箱”。

吃西瓜最豪放的地方在宁夏。那年，我们自驾远行，来到了宁夏。只见高速旁全是西瓜地，一颗颗饱满的西瓜在叶片上好奇地露出圆滚滚的身子来，那西瓜地一直铺陈到天际。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面积的西瓜地，吃瓜的愿望不可抑制。我们马上从就近的高速口驶出，来到了西瓜地。我们停在西瓜地边一间小木屋旁，外面堆放着很多刚刚摘下来的西瓜。一对小弟弟很负责任地看管着这些西瓜。当我们和他们说要买几个西瓜时，他们特别开心，那笑容清澈如山间的小溪。他们喊来爸妈。可是他们并不急着让我们买瓜，而是切开让我们先吃，那瓜又沙又甜，好吃得停不下来。待我们走时，姐弟俩又多赠送了我们几个西瓜，直接帮我们抱到车上。然后无比羡慕地说：“长大了，我也想去更远的地方看看。”很多年过去了，不知道那一对小弟弟的愿望实现了没有。

每到酷暑，西瓜必备，不仅是解暑神器，更饱含着美丽的回忆……



一人食

□夏学军

溜。我曾经和父亲说过：“等您六十大寿的时候，我给您包六十六个饺子，做一碗长长的寿面。”而现实却是残酷的，父亲去世时，离六十六岁只差一个月，那碗长寿面自然是没有吃到。

我很享受一个人吃饭的时光，点自己喜欢的饭食，不用考虑他人的口味，不用怕冷场不停地找话题，不用为了礼貌等他人轮流发言而看着美味佳肴一点点地凉掉。

每天的午餐，基本都是和同事一起去单位餐厅，几个人在一张桌子上用餐，有说有笑挺热闹的。我也乐享这种时光，聊聊最近发生的事，吐槽生活中的点滴，最重要的原因是内心隐隐约约有点怕落单的感觉，这样一个人吃饭就自然被贴上了孤独寂寞的标签。

那天我和妹妹去吃火锅，发现斜对面一位女士正独自就餐。在我的印象里，火锅是热闹的，三五知己一起吃才有情趣，所以此情此景，她在我眼里显得特别突兀。我悄悄问妹妹：“你猜猜看，她为什么一个人吃火锅？”妹妹头都没抬，说：“有什么奇怪的，也

许没找到人陪，也许路过忽然就想吃了，也许她有洁癖，不想和别人吃一个火锅。”妹妹几句话，把我心里猜忌的“孤独、落寞、失意”打击得体无完肤，是啊，不就是一个人吃火锅吗！独自烫一棵青菜，慢慢打捞一颗鱼丸，夹起一片垂涎欲滴的肉……独自享受热气腾腾的腾腾时刻，在周遭的热闹里，这样的孤高清冷为普通的餐食不也平添了几分迷人的滤镜。

如今的人们，越来越注重自我感受，有的人“社恐”很严重，所以“一人食”餐厅应运而生。狭小温馨的空间，橘黄的灯光温柔笼罩，两块隔板围起了一个人的小世界。点一份餐食，平静地吃完，一个人的食堂，算不算外卖的升级版？

在一人食餐厅的隔板里大快朵颐时，思考一下近期的目标与规划，遇到不开心的时候，慢慢吃饭也是消化不良情绪的过程，兴许还会有灵感闪现，扫掉工作生活中的不愉快，这不正好印证了歌德说过的：“人可以在社会中学习，然而，灵感只有在孤独的时候，才会涌现出来。”

进入一家餐馆，挑了一个临窗的位置坐下，点了一碗面，除了和服务员说了两句话以外，吃面全程没人交流，默默地吃。一个人在外吃饭，略显孤单，但是也有它的妙处，比如无人交流的情况下，更加专注于眼前的食物，细嚼慢咽，细品味道。在咀嚼的间隙，抬头看到对面墙上的介绍，关于这家牛肉面的历史发展、创始人的介绍，竟然饶有兴趣，一字不漏地看完了。

邻座是一位大叔，一碗面、一碟小菜，吃面的吸溜声大得很，让我想起了已逝的父亲。父亲爱极了面条，也总是这样大声吸